



蛭溪詩話卷第九

宋

黃徹

常明

撰

老杜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云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
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多歡
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
破死亦足樂天新製布裘云安得萬里裘蓋畏周四
垠隱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綾襖成百姓多寒
無可捄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裏如
聞飢凍聲爭得大裘長方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皆伊
尹身任一夫不獲之辜也或謂子美詩意寧苦身以
利人樂天詩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較之少陵為難

然老杜飢寒而憫人飢寒者也白氏飽暖而憫人飢寒者憂勞者易生于善慮安樂者多失于不思樂天宜優或又謂白氏之官稍達而少陵猶卑子美之語在前而長慶在後達者宜急卑者可緩也前者唱導後者和之耳同合而論則老杜之仁心差賢矣永叔嘗謁執政坐中賦雪詩有云主人與國共休戚豈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當時乃謂韓退之亦能道言語其預裴晉公宴會但云林園窮世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鬧殊不知老杜一言一詠未嘗不在於憂國恤人物我之際澹然無着夏日嘆曰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夏夜嘆曰念我荷戈士窮年守邊疆此仁人君子之用心終食不可忘也邊兵之語豈為過哉如退之始知神官未聖賢護短憑愚要我敬雪徑詎樵叟風廊折譚僧真作鬧詩也

坡記王陵過賈逵廟呼曰賈梁道我大魏之忠臣也及司馬景王病夢逵為祟因為詩曰嵇紹似康為有子郗超畔鑒似無孫如余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閤殺子元蓋恠梁道忠義之靈不能自己其子充之惡按晉紀王賈所殺者乃宣帝名懿字仲達非景帝子元

也

坡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院花前註引樂天三
杯藍尾酒一椽膠牙餽觀長慶集此詩題云年年元
日對酒非鑽火所事也宋景文守歲云且盡燈前藍
尾杯

王元之到任表有全家飽暖盡荷君恩之語到今傳
誦永叔用為詩云諸縣豐登少公事全家飽暖荷君
恩夢得亦嘗有云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為飽暖
家白云不才空飽暖無力及飢貧

黃州麻城縣界有萬松亭連日行清陰中其館亭亦
可愛適當關山路往來留題無數東坡傷來者不嗣
其意嘗有詩云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
又云為問幾株能合抱殷勤記取角弓詩中間嘗撤
牌刻有士題云舊韻無儀字蒼髯有恨聲亦可錄
醴陽道旁有甘泉寺因萊公丁謂曾留行記從而題
詠者甚衆碑牌滿屋孫諷有平仲酌泉曾頊巒謂之
禮佛遂南行高堂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宗薄寵榮人
獨傳道余獨恨其語無別自古以直道見黜者多矣
豈皆貪寵榮者哉又有人云此泉不洗千年恨留與
行戒覆車害理尤甚萊公之事亦例為覆車乎因

過之偶為數韻其間有云已憑靜止墜忠精更遣清
冷洗讒喙蓋指二公也

允作詩有用事出處有造語出處如五陵衣馬自輕
肥雖出論語摠合其語乃潘岳悉輕肥柳絮才高不
道鹽雖謝女事乃借張融以海賦示人、評其賦但
不道鹽耳紅袖泣前魚本戰國策事乃陸韓卿中山
王孺子妾歌安陵泣前魚坡作太白畫像詩云大兒
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真其事乃用白交汾陽
於行伍中竟脫白於禍天台司馬子微謂白有仙風
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所造之語乃禰衡傳云大

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史趙釋絳縣老人年數云亥有二首六身蓋離析亥
字點畫而上下之數如筭籌縱橫然則下其二首為
二萬六身各一縱一橫為六十六百六十正合其甲
子之日數傳以趙之明曆劉賓客送人赴絳州云午
橋群吏散亥字老人迎義山贈絳臺老驛吏云過客
不勞詢甲子惟書亥字與時人可謂善使事矣亦如
近詩送人洪州云十斗氣沉龍已化置芻人去榻猶
懸送友鄂州云黃鶴晨霞傍樓起頭陀秋草遶碑荒
送人襄陽云四葉表閭唐尹氏一門逃世漢龐公雖

隣封密邇不可移也

退之韶州留別長使君云久欽江總文才妙自嘆虞
翻骨相屯翻放棄南方自恨踈節骨鯁不媚犯上獲
罪當長沒海隅其剛褊方拙凌突權勢出於天性雅
宜文公喜用江總乃敗國奸回特引之何故按南史
孔奐傳陳後主欲以總為太子詹事奐曰江有潘陸
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乃奏江總文華之人宜求敦重
之才是詩恐有譏云杜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
李商隱贈牧之云前身應是梁江總皆未可與言史
也

李商隱詩好積故實如喜雪云班扇慵裁素曹衣詎
比豚鵝歸逸少宅鶴滿令威家又洛水妃虛妒姑山
客謾誇聯辭雖許謝和曲本慙巴一篇中用事者十
七八嘗觀臨川詠棗止數韻餘甘入隣家尚得饒婦
逐贄享古已然幽詩自宜錄用女贄棗脩八月剝棗
雖云食之昏用范曄棗膏昏蒙顛比赤心投皇明倘
加燭用蕭琛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慄以
是知凡作者須飽材料傳稱任昉用事過多屬辭不
得流便余謂昉詩所以不能傾沈約者乃才有限非
事多之過坡集有全篇用事者如賀人生子自鬱葱

佳氣夜充間喜見徐卿第二雛至我亦從來識英物
試教啼看定何如戲張子野買妾自錦里先生自笑
狂身長九尺鬢眉蒼至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
到後堂句、用事曷嘗不流便哉

張無盡題武昌靈竹寺云孟宗泣竹笋冬生豈是青
青竹有情影響主張非別物人心但莫負幽明語雖
淺近然當于理樂天云餘霞散成綺別業乍辭風等
語兩矣喜笑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故寄唐生詩云非
求官律高不務文章竒惟歌生民病得願天子知良
慶長論詩之豪者世稱李杜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

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至於貫穿古今觀縷格律
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關吏蘆子花
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
十杜尚如此况其下乎今觀杜集憂戰伐呼蒼生憫
瘡痍者徃、而是豈直三四十而已哉豈樂天未嘗
熟考之耶

士人程文窮日力作一論既不限聲律復不拘語句
尚罕得反復折難使其理判然者觀赴奉先詠懷五
百言乃聲律中老杜心跡論一篇也自杜陵布衣老
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其心術祈嚮自

是稷契等人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與饑渴由已者何異然常為不知者所病故曰取笑同學翁世不知我知而所守不變故曰浩歌彌激烈又云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當今廊廟具建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言非不知隱遁為高也亦非以國無其人也特廢義亂倫有所不忍以茲誤生理獨耻事干謁言志大術踈未始阿附以借勢也為下士所笑而浩歌自若皇：慕君而雅志栖遯既不合時而又不少低屈皆設疑互答屢致焉非巨又有餘孰能之乎中間鋪叙間關酸宜不勝其戚：而默思失業途

因念遠戍卒所謂憂在天下而不為小已失得也禹稷顏子不害為同道少陵之迹江湖而心稷契豈為過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窮也未嘗無志於國與民其達也未嘗不抗其易退之節蚤謀先定出處一致矣是詩先後周復正合乎昔人目元賀雨詩為諫書余特目此詩為心蹟論也

碧溪詩話卷第十

宋 黃徹

常明 著

山谷云詩者人之性情也非強諫爭於庭怨詈於道
怒隣罵座之所為也余謂怒隣罵坐固非詩本指若
小弁親：未嘗無怨何人斯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未
嘗不憤謂不可諫爭則又甚矣箴規刺誨何為而作
古者帝王而許百工各執藝事以諫詩獨不得與工
技等哉故譎諫而不斥者惟風焉然如雅云匪面命
之言提其耳彼童而角實証小子憂心慘：念國之
為虐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忠臣義士欲正君之國惟
恐所臣不激切豈盡優柔婉晦乎故樂天寄唐生詩

云篇：無空文句：必盡規

子建稱孔北海文章多襍以嘲戲子美亦戲倣俳諧體退之亦有寄詩雜詼俳不獨文舉為然自東方生而下禰處士張長史顏延年輩往：多滑稽語大亂材力豪邁有餘而用之不盡自然如此韓詩濁醪沸入口：角如銜箱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串初食不下喉近亦能稍：皆謔語也坡集類此不可勝數寄蘄簞與蒲傳正云東坡病叟長羈凍卧飢吟似飢鼠倚賴東風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放絮黃州云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將之湖州云吳兒膾

縷薄欲飛未去先說饑涎垂又尋花不論命愛雪長忍凍天公非不憐聽飽即喧闐食笋云紛然生喜怒似被鉏公賣種茶云飢寒未知免已作太飽計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來凭空案一字不可煮皆翰旋其章而弄之信恢辨有餘與血指汗顏者異矣子美于菟侵客恨乃楚人謂虎為于菟土銼冷踈烟乃蜀人呼釜為銼富豪有錢駕大舸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百丈誰家上水船荆峽以竹纜為百丈塹抵公畦稜京師農人指田云凡稜市暨灤西巔夔人謂江水橫退山合處為灤子厚桃笙葵扇安

可當宋魏之間謂簞為笙款乃一聲山水綠乃楚人
歌聲臨川窓明兩不借楚人以履履為不借東坡倦
看澁勒暗蠻村蓋嶺南竹名又蓬沓障前走風雨注
云于潛嬾人皆挿大銀櫛謂之蓬沓又幾思壓茅柴
禁網日夜急山谷鶯濕社公雨鶯啼花信風皆方言
也

王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蓋是題下註斷
自我昔遊錦城句首子瞻為杜脩諸家體非必牽合
程度詩意蓋譏當時刺史有禽鳥不若者明皇已後
天步多棘凡尊君者為有也懷二者為無也魯直亦

云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字再拜詩忠臣銜憤痛
切骨後世但識瓊瑰辭今觀此篇叙鴻鴈羔羊禮自
太古尊君親上之意為明皇設不疑至於杜鵑行乃
云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又云爾惟摧
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指斥罵詈殊無致嚴之
語莫一皆有所主也

因話錄載吳興僧皎然工律詩嘗謁韋蘓州於舟中
抒思作古體十數篇為贄韋全不稱賞皎然極失望
明日寫舊製獻之蘓州吟諷大加嘆咏因語皎然云
幾至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意余

觀韋集有寄皎然詩云夙慕端成舊未識豈為踈顏
以碧雲思方君怨別餘則知其詩名於未識前矣豈
覽其乍學古體即疑其不逮所聞耶

老杜所以為人稱慕者不獨文章為工蓋其語默所
主君臣之外父子兄弟即朋友黎庶也嘗觀韋應物
詩及兄弟者十之二三廣陵覲兄云收情且為歡累
日不知饑冬至寄諸弟云已懷時節感更抱別離酸
元日寄諸弟云日月昧遠期念君何時歇社日寄云
遙思里中會心緒恨微：寒食云聯騎定何時吾今
顏已老又云把酒看花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初

秋寄云高梧一葉下空齋歸思多聞蟬寄諸弟云緘
書報是時此心方耿：登郡樓寄諸季云迨茲聞鴈
夜重寄別離秋懷京師寄云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
情余謂觀此序者雖諛閱交瘡當一變而怡：也
余嘗赴京師往辭伯父坐中舉兄弟送行詩云問人
求隱店下馬過危橋及觀坡集見遂姪安節詩言其
伯魯有送老蘓下第歸蜀云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
霧關穩跨驢急難之誠意皆相若但字有多寡耳余
官辰沅逾年族弟來相視將行卒爾送之云就舍勿
令人避席渡江莫與馬同船雖鄙近不工亦可用於

畏途也

山澤之儒多癯詩人尤甚子美有思君令人瘦樂天云形容瘦薄詩情苦豈是人間有相人又云貌相松共瘦心與竹俱空李商隱瘦盡東陽姓沈人掉頭撚鬢之苦豈有張頤豐頰者哉沈昭畧嘗戲王約以肥而癯答以瘦而狂昭畧喜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痴晨牝妖鴟索家生亂自古而然故夏姬亂陳費無極亂楚李義山詠北齊云小蓮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東坡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曾新奇遊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熟味此詩則吳人何苦怨西施豈是稱詠史哉等而下之凡移於此物者皆可以為戒

曲水脩禊之會人各賦詩成兩篇者自右軍安石而下總十一人成一篇者郗曇王豐之而下十五人詩不成罰觥者凡十六人今觀所傳詩類皆四言五言而又兩韻者多四韻者無凡四言二韻止十六字耳當時得預者徃々皆知名士豈獻之輩終日不能措辭乎十六字哉竊意古人持重自惜不欲率然恐貽久遠譏議不如不賦之為愈

坡遊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較之偃僕而作者勞佚

相絕嘗作秧馬歌叙述甚詳唐子西至羅浮始識此
器作詩云擬向明時受一廛着鞭常恐老農先行藏
已問吾家舉從此馳君四年亦巧於用事也
汲長孺段太尉皆義勇奮不顧身之人至於仁愛撫
養則矜憐惻怛無所不至所謂剛者必仁、者必勇
也嘗觀樂天云况多剛獷性難與世同塵希文曰吾
生豈不幸所稟多剛腸皆心中語也白則有敢辭為
俗吏且欲活疲民又云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裏如聞
饑凍聲范又有寸懷如春風思與天下芳赴姑蘇云
豈辭雲水三千里由濟瘡痍十萬民與汲段正相似
老杜贈李秘書觸目非論故新文尚起余太白酬竇
公衡云曾無好事來相訪賴爾高文一起予韋蘇州
每一覩之子高詠尚起予昌黎酬張韶州將經貴郡
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豈非用事偶合數公非蹈
襲者

千里萼羹未下鹽豉蓋言未受和耳子美豉化萼絲
熟又豉添萼菜紫聖俞送人秀州云剩持鹽豉煮紫
萼魯直鹽豉試催萼菜熟
萊公外傳記公所得厚俸惟務施予寢處一青幃三
十年有親厚者求之欲其易去公笑而荅曰彼詐我

誠雖敬何害實不忍以敬獲棄也靳者媿之故魏野
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北使來顧望縉紳
而問迂者曰無地起樓臺相公安在其清望為人所
景慕如此然永叔歸舊錄頗論其侈汰司馬溫公亦
云豈非奢外而儉內歟
昌黎寄崔立之云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巖四座各
低回不敢捩眼窺可謂善言場事若平旦所養不厚
誠難傲兀也

沈攸之悅好讀書手不釋卷嘗嘆曰早知窮達有命
恨不十年讀書坡再和劉景文介亭長篇云早知事

大謬恨不十年讀又云文如翻水成賦作义手速乃
北夢瑣言記溫庭筠才思豔麗工於小賦無入試押
官韻作賦凡八义手而八韻成多為隣舖假手號曰
抹數人也余嘗以八义手對三折肱

溫公自稱迂叟香山居士亦嘗以自號其詩云初時
被目為迂叟近日蒙呼作隱人司馬豈慕其洛居有
閒適之樂耶

白樂天云身閒當貴真天爵官散無憂即地仙蓋用
顏蠲晚食當肉早眠當富無事當貴也

白獻晉公云間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雖

叙其功業與壽康其語緩而不迫此可為作詩法也
齊謝朓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飲餞應召時才賦詩用
十五劇韻蕭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曰王筠本自
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長慶云萬言舊手才難敵五
字新題思有餘

樂天云樂可理心應不謬詩能陶性信無疑陶冶性
靈在底物固詩人語古人所謂樂以治心者相去遠
矣此語不作可也

少游贈坡詩云節旄零落羶餐雪辯舌縱橫印佩金
語太不等子瞻談集句云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



